

春笋集

中国人民大学校刊编

春 筌 集

中国人民大学校刊编

编者的话

《春笋集》和读者见面了。

这是一本文学习作集锦。书中选入的小说、散文、诗歌的作者都是我校的学生，其中绝大多数作品曾发表在校刊的“春笋”文艺副刊上。

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是一支富有创造活力的队伍，他们在研读哲学、社会科学的同时，进行着美的探索，他们把自己的理想，情怀、赞美和希冀都溶化在作品之中，这些作品，也可以说是他们大学生活的印记。

我们编选这本集子，是为了鼓励学生在学习期间，更多地进行文学创作，自觉地培养驾驭文字的能力；通过文学创作，把青年们那萌动的情愫，内心深处对人民，对祖国那真挚而深厚的爱，于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出富于意蕴的美，使我们的情操、格调得以升华。

在选编这本集子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新闻系、中文系部分师生的帮助，在此致以谢意。

中国人民大学校刊

一九八五年二月

目 录

小说

那一片天，真高.....	中文系	陈 力(1)
分地.....	计统学院	张建平(11)
列车向南.....	中文系	唐 蓉(19)
乘车路上.....	中文系	石伟波(26)
老杨.....	新闻系	郑和平(29)
我们的“司令”.....	计统学院	杨桂芳(34)
春联.....	中文系	周炳成(37)

散文

女友（外一篇）.....	新闻系	王 念(41)
红叶，寄给雪山.....	中文系	段景华(47)
菊婶的奠（外一篇）.....	中文系	马军骧(51)
祭.....	新闻系	王曼曼(57)
散文二题.....	中文系	吴 方(60)
写在大学的最后一个新年（外一篇）		
.....	中文系	李一鸣(65)
在大江的入海处.....		仲 亮(69)
船到中流的时刻（外一篇）		
.....	中文系	杜贵晨(71)

秋	井 右	(75)
花生载情	新闻系 黄清水	(77)
故乡的情	哲学系 唐 勇	(79)
枫叶与荼草（外一篇）	中文系 尹 江	(83)
“春笋”，我祝愿你（外一篇）	哲学系 方 鸣	(88)
长白山茶花	新闻系 辛明华	(91)
柿树的回忆	新闻系 刘玉亭	(94)
我家门前的那条路	财政系 蔡荣富	(97)
天山行吟	贸易系 盛雁珺	(100)
霍尔果斯	新闻系 尹韵公	(105)
——中苏边境见闻		
岱顶险攀仙人桥	计统学院 孔 文	(108)
秋天，在自然和历史的怀抱		
	工经系 黄 洪	(110)
冰宫行	党史系 刘宪苏	(113)
塞北短章	新闻系 胡 腾	(115)
山庄见闻	农经系 王雨锋	(119)
九龙壁	新闻系 孙 维	(122)
“看，这就是星星草”		
——访《星星草》作者凌力		
	新闻系 倪 宁 孙维	(124)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计统学院 杨映霜	(128)
——者阴山前线记事		
访五四红楼	计统学院 孙孔文	(132)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党史系 春 雷	(135)
——读《吴玉章诗选》有感		
“史德”漫谈	历史系 杨念群	(137)

人间春色写不尽 中文系 冯 非(140)

——我国古代诗人笔下的春天

理想漫笔 新闻系 张善炬(142)

诗歌

- 我的思念，在大西北（组诗） 贸易系 盛雁珺(144)
我的思念，在大西北 (144)
北极星 (146)
国庆之夜 (148)
致友人 (149)
维吾尔族姑娘 (150)
塔里木河 (151)
绿叶，和春天的 (组诗) 人口学系 杨榴红(154)
白沙岛 (154)
致彩蝶标本 (156)
秋叶 (156)
妈妈，我真想 (157)
蝴蝶结 (158)
给她 (159)
祖国呵，我愿做你的微笑 (160)
播种者 (161)
写在我的第二十个春天（组诗） 新闻系 程宝林(163)
排球场上的少女们，和我 (163)
怎么敢忘记 (165)
试轭 (166)
女孩子 (167)

太阳的履历	(170)
南方啊， 我的摇篮	(172)
黎明， 敲响铁轨的女孩	(174)
黎明中的鹰(组诗)	中文系 李黎	(177)
哦， 五月的船	(177)
让我们共同秉笔	(178)
我寻找春天的足迹	(180)
黄山短吟	(180)
新安江即兴	(181)
回草原	(182)
黎明中的鹰	(184)
让我们一起歌唱(组诗)	新闻系 邓学政	(187)
让我们一起歌唱	(187)
沙漠印象	(188)
致童年女伴	(189)
明天， 我们出发	(190)
我升起憧憬的帆	(192)
啊， 我们的小木屋	(193)
呵， 三月	(195)
读《台湾诗选》之二	(195)
赠图书馆(外一首)	财政系 郝占魁	(197)
赠图书馆	(197)
课堂上	(197)
校园短章	中文系 孙平	(199)
在校园里	(199)
冬天的叶子	(200)
阅览室组歌	中文系 晨光	(202)
唱给荒山的歌(外一首)	中文系 宗金柱	(205)

——写于密云植树工地		
唱给荒山的歌.....	(205)	
积蓄.....	(207)	
是倾诉，也是呼唤（外一首）	法律系 姜伟(208)	
——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浮雕抒怀		
是倾诉，也是呼唤.....	(208)	
党旗下.....	(210)	
红土.....	党史系 张春雷(212)	
——访江西《井冈山》		
韶山抒怀.....	党史系 黄嘉树(214)	
血与火的回忆.....	法律系 魏科军(215)	
——看《火烧圆明园》		
赠别.....	新闻系 刘锦升(217)	
我思念母校.....	计统学院 田永祯(218)	
小窗外的嫩竹.....	新闻系 段卫东(219)	
朝霞.....	新闻系 余良军(221)	
北方.....	杨松(222)	
泰山挑夫.....	国政系 邢爱芬(223)	
早晨的土地.....	党史系 苗立峰(225)	
踏上征途的瞬间.....	国政系 王秀芳(227)	
踏着你的足迹（外一首）	新闻系 孙维(229)	
——写给校友张志新烈士		
花.....	(230)	
校园之花(歌词).....	新闻系 李志强(231)	
春雨(歌词).....	中文系 士光(232)	
大学生进行曲(歌词).....	工经系 朱甄(233)	
歌声，在那条街上.....	新闻系 王曼曼(235)	

那一片天，真高

中文系 陈 力

1

月亮慢悠悠地跃出了山坳。立时，清辉如泻，蛙潮骤起，一下子掀破了会场上的肃静。一阵风过，大柳树也赶紧凑热闹，甩开长辫，婆娑起舞。

“好啦，社员同志们，今天的会先开到这。已经定下来，杨柳岸那片苗圃已包给个人，由老园头张贵负责。他一个人不够，谁还愿意，明天找他报名好了。回家好好想一想吧，过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啦！”

队长的话一住，柳树下的人纷纷起来，拍身打土磕烟袋，一阵子懒腰、呵欠。土地包到个人手中，一天下来可真是累得蔫了半截。于是，退潮一样，各归各屋，抓紧入梦。柳树下又晾出了空地。

月亮慢腾腾地向上漂着，离山已一竿子高了。山村的夜，出奇的静。唯有那伙叫累了的青蛙，有的还不服气，又沙哑地叫几声；柳丝也在不紧不慢，自得其乐地游着。

“桂枝，你还没定下来？”

“就是怕爹妈不让。”

“桂枝，咱俩大学都没考上，要是老老实实地种地，那点知识不都就饭吃了？到山上，可以看书；而且怎么种树有一大套学问哩。老张头？那有什么，他人可好了，咱们

再找两个伙伴，行不行？”杨青青还在鼓动。

“我就是定不下来嘛！”

“我知道，你在惦记着那个小伙。是呀，村子里有人关心，谁还到那地方去？得了，我何苦求你呢？”青青临时变了攻势，以退为进。

“唉呀，你提他干什么，我根本就不愿搭理他。”桂枝脸上红中带白，赶紧分辩，又赌气地说：“好了，不管家里如何，一跺脚，我去了！”

“可不许后悔。”

“不后悔，谁后悔是这个”桂枝伸出两个手指，象兔子的两个大耳朵。她们起誓时惯用这种方式。

“好啦，一言为定。”青青看桂枝两个指头还指着自己，她说：“你想偷偷地逗我吧？看我非胳膊你不可！”她抓住桂枝，在她胳膊窝下抓挠着。她们咯咯的笑声，又甜又脆，仿佛一条春溪在哗啦啦地流动。

月亮已近中天，静静地瞧着她们；柳丝也悄悄地听她们说笑，半天没动一动。

2

一大早，青青家就有人敲门。

“啊，是桂枝，让你去了吗？”

桂枝低头，没有言语。

“走，我和你一块劝劝他们去。”

青青和桂枝两家，相距不足百尺。两人心中有事，脚下带着一股嗖嗖的小旋风，几步就跨到桂枝门内。

“叔，婶，不让桂枝去了吗？”

“是。女孩子，就在家老老实实地拔草喂猪，也想出去挣一笔？哼，瞎胡闹。”

“叔，你还这么封建，还看不起姑娘啊？”她越说越急，“叔，婶，她挣钱回来，都给你们，还不中吗？”

“哈哈，她还想挣钱？不行。”

青青一扭身走了，回到家去搬兵。

“完了，桂枝她爹妈那老花岗岩脑袋，一锤子下去，连个火星都不迸，死活不让她去。”她想反正自己已征得爹妈同意，说桂枝家长不愿让桂枝去，也许爹妈会替她劝劝呢。

“不去就不去吧，你也别去了。”

她在中学时候，数语文好，说话委婉曲折。这下可失败了，看家本事都没抖出来。她气得要掉泪了。

“不去，就知道不去！”她气咻咻地嘟嚷一阵子，觉得口气有点硬，又马上软了下来，“爸爸，你去劝劝吧。”

爸爸瞧一眼老伴。老伴说她大学漏了，在家里连门都不好意思出，依了她吧。因为这是他们宠爱的独生女儿呀，平时娇宠得含在嘴里都怕化了，那是他们的心尖肺叶。

“好啦，我为你试一试吧。”

“太好了，爸爸。”她想爸爸一起驾，也许差不多了。

爸爸走后，青青还觉得势孤力单，于是自己又加紧活动，兵出两路。

“蒿，咱们出去显一下身手，挣它千八百的回来，去不去？”这个叫大蒿的，又粗又高，十分泼辣，毛毛糙糙。出工完了，就头不梳脸不洗，篷头垢面的，因此被人送这么个野号。

“还有人吗？”

“还有……桂枝，二兰，人多着呢。”

“好啦！”

一会儿，青青又出现在二兰家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背名词似的又把那句话捅出来。

“哎呀，姑娘家上大山，哪有这本皇历？不怕人笑话？”

“有什么可怕的。去不去?”

“还有谁?”

“人多着呢，我，桂枝，大蒿。”

“好吧。”

青青一路春风地回到家里，爸爸早到家了。

“怎么样，爸爸?”她迫不及待。

“桂枝她爹嫌人少，怕被人讲究。要是人多，话有活口。”

不出所料。青青真高兴，扒下半碗饭，走了。

青青拉着大蒿，二兰，出现在桂枝家

“叔，瞧我们这多人啦，让桂枝去吧。”一个个娇声奶气地求情。

“好了，去吧。”一句话真叫她们高兴得不得了。原来二兰虽被拉来了，可还在犹豫，这下也下了决心。她们嚷着，出了桂枝家，径奔老张头那里。

老张头一问来历，眨巴了半天小眼睛，溜溜地转了三圈。姑娘们盯着她，心快跳出来了。

“不行。闺女们会干什么，回去吧。”一个冷水浇头。

“叔……”开始了简直是哭腔的请求。有的说会洗衣，有的说会做饭；大蒿炫耀地捋起袖子，给他看看杆子似的粗胳膊；青青却说他见钱没命，一个人干不了，人多还怕分红，一阵子挖苦。荤的素的一齐上。

老张头被她们闹得又好气又好笑。抓了一阵后脑勺，他问：

“你们爹妈都答应了吗?”

“答应了!”姑娘们一下听出了要收下的外音。

“嗯。你们吃得下苦吗?”

“没二话!”

“喝。你们真要去，可以一块去，不过可得听话。不听话的，”他扬起那根只把长的烟杆棒棒，“打下山去。”

“万岁！”她们被他逗笑了。跳起来，喊起来。

第二天，姑娘们在合同上按了手印儿。带好必备的一切，向山那边进发了。

五个身影，登上山去，渐渐地消失了。几乎是一村人都向她们行着注目礼。这件事，一下改变了这里的天气，晴转多云，而且还有一至二级的西北风吹起来：

“没听说，几个丫头进山了。”

“哼，责任制一实行，刚吃几天饱肚子，就异想天开？几个丫头片子能做出啥来？要不亏个大本，看吧，我把眼珠抠给你。”

3

那山真高。翻过去便是一大片开阔地，四周都有山做屏障，仿佛世外之地。按《西游记》演绎，神仙准在这里举行过舞会。四山一围而合，道场，舞台一块不少。这里不仅土壤肥沃，而且还有一条小河从南滚滚而下，到此唰地一甩，一个大优弧似的流出去，正利灌溉，真乃好一个所在。

老张从前就负责这个苗圃，栽过杨柳，种过果树。在这里精心看护，搭屋垒灶，生烟起火，就象出家一样。后来全归了生产队，他仍被委以大任，全权负责。可当时，树苗下来时，干部都来了，顺手摸鱼，你来他去，谁也不肯空手；果子熟了，那伙懒蛋二流子，一涌而出，疯砍疯抱，真象座山雕的队伍进了夹皮沟。一坡坡鲜红的水果，不等出山，早已出肚。年终结帐，只给老张头工分八百，十分工值钱两毛五，一拢共，才两张大票。可怜老张头起早贪晚，脱皮掉肉，汗珠子落地摔八瓣儿，只剩两张大票和风湿寒腿一肚子气。他一甩袖子骂声娘，大步下山。再凭你死人给说活了，他纹丝不动。这苗圃

别人还真侍弄不了，队长换上一个二把刀，临时顶替，这下更乐坏了盲流、懒蛋，蝗虫、蚂蚱。天灾人祸，把这个小果园弄个树死人散。只留几株老果树，干枝枯节；一所破屋，也要墙倒梁塌。

——这一切，又真是大煞风景。

姑娘们边听老张头讲着往事，边收拾屋子。

“第一天先干这些，天不早了，你们回家吧。”老张头又在此久留了。

夕阳很费力地勾出四个蹦蹦跳跳的影子，下山去了。

就这样，她们每天中午在山上吃饭，晚上回家，开始了有规律的生活。不过，可不象她们最初的感觉，往后渐渐地累了，尤其是刚出校门的桂枝、青青，细皮嫩肉的手上挂上了硬硬的茧泡。

这天，休息的时候，桂枝独坐在一旁，摘着手上的茧皮，轻轻地哭了。大蒿、二兰围拢来，好生纳闷儿。苦劝不贏，赶紧去找青青。

“桂枝，怎么啦？”青青以为出了什么事，匆匆赶来。

桂枝抬起头，掏出一件东西给她：“青青，你看人家……”

那是一封桂枝收，却是写给她俩的一封信。是一位进了大学的同学写来的。信中告诉她们在大学的新鲜感受，还回忆起她们在一起时的趣事，整篇文字都跳动着欢快。

青青拿着信，咬着嘴唇，半天没说一句话。

这阵势，可吓坏了一天学也没上的二兰和大蒿。她俩抱住青青：“青青姐，咋回事，你说呀？”

“好妹妹，没什么。是一封同学来的信，桂枝想同学了，我一个人劝劝她，去吧，你们先慢慢地干着。”

大蒿和二兰走了。青青和桂枝来到一座山头上。

“桂枝，莫哭，你听我说。”青青把那封信放回她口袋里，“想到这，我也难受。咱们复习几年漏几年，确实信心也没了。今年

刚刚在大学揭榜时，我真想多吃点安眠药，一死了事。可是又觉得太可惜了，难道人不上大学就完了吗？我又想到咱们毕业典礼上的那句话：只有平庸的人，没有平庸的工作。后来也就觉得心安理得了。可是，听说咱们朝夕相处的同学一个个坐上火车，天南海北地走了时，心里象有什么抓挠着，简直撕成了条条。那时真连门都不想出。那天，我爸爸回家说了承包林场的事，我一下就动心了，实行责任制，甩开膀子大干一下吧。”

“这几天真累，回到家里真象是抽了骨架。我又想起了上了大学的同学们，心里难受极了。有谁理解我呢？我蒙上头，泪往肚里咽。”

桂枝不哭了，一声不吭地听着。

“枝妹，可我想，事实已经如此，难道眼泪能把我们漂到大学、工厂里去吗？眼下，实行了责任制，立了合同，弄不好就亏大本。怎么办？命运面前能打白旗吗？决不！八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看咱俩干活就顶不上大蒿和二兰，这几天我常在一旁咬牙干，决心超过她们。桂枝，坚强起来吧。”

一阵子笃诚亲切的姐妹畅叙，两人的心中都敞开了扇窗子。桂枝忙擦去泪痕，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笑。她说：“我也和你一样想，就是自己抑制不住。还由于昨天，我拒绝了那个人的妹妹，当面喊我新尼姑，说咱们在人多地方没脸呆了，姑娘进山也不害羞。听我妹妹说，大人也有这么说的。”

“咳呀，桂枝，听癞蛤蟆叫唤就不过河了？她不嫌烂舌头，让她说吧。”

知心话象沸水，消释了胸中的冰块。

从此，青青，桂枝俩同大蒿，二兰叫着号干，和和乐乐。工余，她们往一块一凑，就是一台戏：青青和桂枝会唱歌，二兰会学各种鸟叫，大蒿又顶会出洋相。常常乐得老张头直捂肚子。当然，不是每个工余都这么闹的：青青和桂枝除了和老张头学会芽

接的嫁接法，又从同学给邮来的米丘林生物学中学到另一方法：在果树的花含苞待放时，剪开苞皮，剥去雄蕊，向中间的雌蕊柱头上敷上想嫁接的花粉。

4

又是一年春草绿的时候，她们一排排长畦子，杨苗插条全长成了，人们春天种树，都喜欢这种独茎长苗，因此，大道小岔，车拉人负，源源不断。她们应接不暇。

她们是太忙了。那半坡行将枯干的老果树，经她们精心侍弄，全成活了，而且开满了一枝枝白白的花。对姑娘们来说，这才有点生活味啊。每天，当雄鸡啼破晨雾时，几个轻衫短袖，已笑语盈盈地劳作在那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的果园里。几缕晨光漏进果林，嘤嘤嗡嗡的蜜蜂也飞来了。噢，那真是一首诗……

转眼便到金秋，老张头望着那堆小山似的果子发了愁：附近的个体小商店都不知这里会有这样的丰收，全在远处订了货。这多果子卖不出去，就算有地方放，也得烂了。他咬着烟袋，一锅紧追一锅儿，小屋一下放了雾。小红烟锅儿一闪一闪，照着他那皱得面皮都不宽绰了的老脸。听说子胥昭关之下，鹤发染了壮头，此下他也是急疯了眼。

第二天青青她们上山，马上召开了地头诸葛亮会：附近小店的水果还没运来，赶紧去串山乡销售，赶早不赶晚，争取在小店的水果还没上市前全部推销出去。

青青临时吩咐不敢叫卖的桂枝坐镇山寨，其余的人必须赶上自家的毛驴车，分头行动。

小时候，妈妈叫青青卖点什么她都感到害羞，可现在，她也长吆大喝地走街串巷了。遇到熟人，她的脸真

不让车上的红苹果。可是一车下去，她觉得也没有什么。于是愈加足了信心，又调动了说话的看家本事：

“老乡，责任制了，还那么小家小气的？看，苹果、鸭梨，白糖罐儿，不甜不脆，分文不要。带几斤回去吧，保你吃这顿想那顿。”

“小孩，这梨可甜了，一咬咔咔的。”大人要想不买了，她赶紧向小孩叫卖，从此打开突破口。

四个小车，满载水果，东西南北，往来穿梭。一车一车，不到一周，硬是全销下去了！

老张头这下可真服了她们。

秋天结帐，上缴后，每人净剩八百多块。神了！这是劳动胜利的喜悦，姑娘们跳着，叫着，高兴个不够。她们一商量，说要扬扬眉，吐吐气，每人先摸出百八十块，买台电视。一来张大爷日夜不下山，给他解闷；二来她们也能在早午晚看，学习知识，掌握信息；三来给那些小瞧她们的人看看。看那些赌誓的人，怎么把眼珠抠去……

5

一条爆炸性新闻：山那边买上了“戏台子”！

这个小山村给震动了。大人小孩蜂似的涌过山去。一些压根不知道电视啥样的小孩，歪着脑袋瞧，一个劲地向老张头问询：“张爷爷，摸一下，咬不着吧？”

青青、桂枝、二兰、大蒿的家长都来了。他们为女儿而仗义，主人似的迎接来客。小屋外，人里三层外三层的。前两年，这里还是花儿自开自落，流水独奏独听的荒凉地儿，可今天，真是山门大破。

时间到了，“戏台子”活了：里面有男人，妇女，千军万马，还有天安门呢……那些老年人感到真是神了。